

學叢生國學

沈雁冰選註

淮書子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 生 國 文 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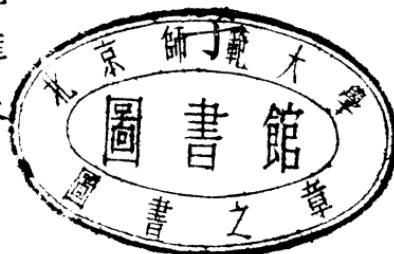
淮

編輯主幹

王 峴  
朱 經  
農 廬

南

選註者 沈雁冰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 緒言

—

淮南子二十一篇，舊題漢淮南王劉安撰。據漢書（卷四十四），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祕之。則此書實係劉安所招的賓客合作，而歸名於安，猶之呂氏春秋之稱呂不韋撰。

安是淮南厲王長的長子，所以書中「長」字皆避諱作「脩。」長是高祖之子，趙美人所生。文帝時，厲王有罪，徙蜀，厲王恚甚，道中不食而死。文帝悲悔，乃封長四子爲侯，安爲阜陵侯。時民間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

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以淮南故地分封長三子，（其一已死）安襲封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善文藝；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稿，迺發。時武帝無子，大臣（田蚡）有與安結好私謂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尙誰立者？」而淮南賓客又多江淮閒輕薄不逞之徒，以厲王遷死道中感激安。安由是蓄逆謀，與賓客左吳、趙賢、朱驕如等謀，皆以爲什八九成。獨伍被力阻，後亦贊從爲安畫策。事未成，謀泄，被自首與淮南王謀反蹤踪。武帝使宗正持符節治安，安自殺，國除爲郡。事見漢書本傳。

本傳說，安招致賓客，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之部著錄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注：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又賦部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又方伎天文部著錄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又易

部著錄淮南道訓二篇，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歌詩部著錄淮南歌詩四篇，或亦以爲安作，然按詩賦部傳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又有代、趙之謠，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爾。」則所謂淮南詩歌四篇，大約和同列的燕代謠，邯鄲河間歌詩，齊鄭歌詩一般，只是淮南的民間歌謠罷了，未必卽爲安之作品。淮南王本傳言武帝使安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此離騷傳不見著錄。漢書劉向傳言向父德，於武帝時治淮南之獄，得其枕中鴻寶苑祕書，皆言神仙，黃金術，延命方等，向幼讀之後，以爲奇，進呈御覽；然此書亦不見著錄。今所存二十一篇，當卽漢書所說的淮南內，又曰內書。高誘序裏說：「又有十九篇，謂之淮南外篇。」這十九篇大概就是漢志所謂淮南外三十三篇的缺殘罷。但後世目錄皆不載，似乎早已亡了。

高誘序裏說：「……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則似原名鴻烈，劉向始改題爲淮南。然本書

第二十一篇要略雖有「此鴻烈之秦族也」一語，而玩其文義，似爲詮釋秦族篇，未必卽指全書。高誘云云，似屬附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言許慎注本，首題「閒詁」，次題「淮南鴻烈」，末記「許慎記上」。許高皆後漢人，疑當時固通稱「淮南鴻烈」。大約淮南王當日上此書時，單名曰內，或曰內書。劉向校錄時乃冠以淮南二字；至後漢時，復取要略篇中「鴻烈」二字，稱淮南鴻烈。高誘所說原名鴻烈云云，多半是不可信的。迄後宋書藝文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解」者註解之義，本甚顯明，然因宋志於書名下直記「淮南王安撰」字樣，後人不察，遂謂「鴻烈解」乃是書名，那就錯得更利害了。據晁公武言，此書在宋時已少完本；今本亦多脫誤，則早非本來面目了。

## 二

上面說過，此書係淮南王招致賓客所撰；然此等賓客姓名，漢書不詳。直至高誘注書序裏乃說：「……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把合撰此書的人名，詳細列舉，似甚可信。宋洪邁容齋續筆七說：『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推想（一）淮南當日賓客中有八人極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二）八公之名，史傳不見，惟高誘記之；（三）八人中僅三人名見漢書，而中一人又疑非賢者。所以高誘雖然確舉八個人名，說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們卻不能無疑。又高誘說起的「諸儒大山、小山」，亦不見於傳記。高似孫子略有「讀淮南小山篇」之語，則「小山」似爲賦名，明方以智的通雅且謂小山大山猶詩之大雅小雅。考昭明文選（三十三）有招隱士一首，題劉安撰，而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則小山又明明是人名。然而大山、小山究

竟姓甚麼，連高誘自己也不會說明白。

高誘所舉八人，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漢書，已如上述；現在再把這三個人仔細考查一下。據漢書，左吳是淮南賓客之與聞密謀者——淮南王傳：王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又伍被傳：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就只兩次見了名。雷被官郎中，善擊劍，因爲比劍誤中安子遷，遷恨之，短於安前；雷被懼逃之長安，告淮南太子遷不許他投效，「奮擊匈奴」。事見淮南王傳。據此而觀，雷被大約是個武士，不是學問的人。伍被漢書有傳，（史記關涉伍被的事都附見淮南王傳中）故對於他的事，獨詳。本傳裏說：「被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據此則伍被竟是淮南賓客的領袖。本傳又記劉安謀反，被切諫，與安反覆辯論之詞；其論吳廣、陳勝之所以一舉而成功，謂乃「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其議論正和本書覽冥、齊俗、詮言等篇內所反覆申明的「故雖

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一段意義，頗相脗合。所以高誘說伍被是本書的一個撰述者這句話，不能不說是比較可信的了。

但是後人亦有不信漢書所記，以爲本書實出劉安之手理由：是淮南王辯博善爲文辭，史有明文，而左吳等人的著作絕無傳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二十八）說：「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胡說亦自有理。然淮南一書議論，前後自相矛盾的，不可勝數，甚至一篇之中，前後亦有矛盾，則又斷乎不像一人的手筆了。

### 三

本書舊注，道藏本題「許慎記上」，通行本題「高誘注」，隋唐志皆並錄許高二家注。陸德明的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皆稱許慎注；李善的文選注，殷敬順的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許慎注，或稱高誘注。可知淮南子原有許高二

家的注。然隋書經籍志載淮南子許慎注二十卷，高誘注二十一卷；舊唐書載淮南商詁（商詁乃閒詁之譌）二十一卷（卽許慎注），高誘注二十一卷；新唐書所載卷目都合宋史藝文志載許慎注二十一卷，高誘注十三卷。是知高誘注在宋世已亡若干了。但宋史載許慎注二十一卷，竟完全無闕，亦甚可疑。今考宋蘇頌校淮南子題敘，則言宋世許高二注皆已殘缺，崇文舊本，蜀川印本等七部，皆二注相參，不復可辨；又謂「互相考證，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十字衍文，蓋十三加八正得二十一，故云去其重複。）清陶方琦擁護蘇說，（見陶著淮南許注異同詁序）謂原道以下十三篇皆有「故曰」：因以題篇」等字，高注本也，繆稱以下八篇皆無「故曰」：因以題篇」云云，許注本也是知宋志所謂許慎注二十一卷，實許氏殘注，雜參高注，而冒稱了許注。宋世安得完全的許注？高許二注，在宋時都已殘缺了。

又取今本淮南子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林、

說山、脩務等十三篇的注文，和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等八篇的注文，互相比較，則前十三篇不但篇名下多了「故曰」——因以題篇」等字樣，並且注文比後八篇要詳細得多；前十三篇往往於解釋正文之後，復舉異說，「一曰」——云云，而後八篇便無此例。現在考證原道等十三篇注文所舉異說「一曰」——云云，什八九正是他處複見的許慎注。由此，又可知原道以下十三篇雖云高注，而實在是雜附許注的了。（蘇頌所謂「一注相參」，絕非高注本來面目。我們再把李善的文選注，陸德明的莊子釋文，殷敬順的列子釋文，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司馬貞的史記索隱，開元占經，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的許注，和今本繆稱以下八篇——這是我們認為許注的，互相比校，則見文選注等書所引許注而爲今本淮南所無者，實亦不少。由此，更可知今本淮南繆稱以下八篇雖稱許注，而實多脫漏，亦絕非許注的本來面目了。

又今本原道以下十三篇和繆稱以下八篇的本文，也有相異的。例如繆稱

篇「紂爲象箸而箕子嘵」的「嘵」字，說山篇作「唏」；詮言篇「緩狡之捷來措」的「措」字，說林篇作「乍」；詮言篇「羿死於桃棓」，說山篇作「羿死桃部」；道應篇「孔子勁杓國門之關」，主術篇作「孔子之通力招城關」；道應篇「周鼎著倕使齧其指」的「齧」字，本經篇作「銜」；脩務篇「純鈞、魚腸之始下型」的「純鈞」，齊俗篇作「淳均」；覽冥篇「上契黃墟」的「墟」字，兵略篇作「廬」；原道篇的「京臺」，道應篇作「強臺」；原道篇的「六瑩」，齊俗篇作「六英」；氾論篇的「淄澑」，道應篇作「蓄澑」；齊俗篇「隅皆之削」，本經篇作「隅差之削」。凡此種種，皆可證許高注書的時候，淮南子有兩種傳本，文字相異的很多。

以上所論，實甚瑣細，無關宏旨；且本書自清王念孫、盧文弨、俞樾等研究以來，在訓詁義理兩方，多所發明，補正許高舊注不少，已經較從前容易讀了，所以許高兩家注文的糾葛，現在我們竟可以不問。但因這也是關於淮南子的一種

知識，且卽此可見漢代的書和注尙且如此脫誤錯亂，更何論秦以前的古籍？因此略敘淮南舊注聚訟的公案如上。

#### 四

淮南子本非一人撰著，立一家之言。雖大意是歸宗於老子道德之旨，然通觀全書，則駁雜殊甚。道應篇引老子語而以古事爲例證，頗似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說林、說山、人閒諸篇多紀古事，亦類乎韓非的說林和內外儲說等篇。時則篇大概同於呂覽月令和禮紀月令。地形篇可說是山海經的縮本。天文、兵略諸篇也可說是漢以前說天論兵的學說的會要。

至於書中議論自相矛盾之處，不止一二。精神篇反覆申明體道而無欲之旨，謂飾性戾情者終生爲悲人，當順性情之自然，一死生；這些議論，頗像莊子。本篇對於儒者是努力攻擊的。然本經篇又言禮樂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徒因衰世舍本逐末，故不可爲。此則顯然和精神篇的議論矛盾了。又本經篇開頭

從老子的「大道廢而有仁義」說起，終則言禮樂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脩務篇始論無爲有爲之辨，全本老子之說，終則又論學問之必要，適與老子「絕學無憂」之說正相反對；此則一篇之中，前後的議論，也是顯然矛盾的了。又如覽冥篇斥申商、韓非之法爲不知爲治之本，而氾論篇則暢論如何用刑賞以收治效；主術篇始言無爲之說，忽進而又言韓非一流的刑名說，終乃進入儒家仁義之說；這也是一篇之中或數篇之間互有矛盾。

勉強可說在全書中沒有什麼衝突的，似乎是詮言篇中所反覆申明的「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的意義，以及齊俗篇所申論的「聖人因時制宜，四夷中國不同俗，其合於道則一」的理論。但是這等議論並非是怎樣重要的根本原理，故雖一貫，並不能減輕了本書的駁雜矛盾的程度。

至若撇開關於思想方面的，而從別的方面來批評，則此書多記「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壞奇之事」（高誘序）後世作家，嘗多徵引；其文詞「奇

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胡應麟語），揚雄嘗以淮南王與司馬遷並稱，可說是漢世的傑作。古來文人很多愛讀此書，大概就取牠的材料詭異和文詞奇麗罷？

一九二五、三十七 沈雁冰

## 凡例

一、淮南子非一人撰著，非一家之言，故全書無所謂「中心思想」，此編所選，無非根據了選者主觀的嗜好，並無若何深長之意義。

二、此書舊注有通行本之高誘注及道藏本之許慎注；高注既非全璧，許注亦屬冒稱。近代作者如高郵王氏、德清俞氏，考訂此書，用力頗劬，發明甚多；現代劉文典蒐集衆說，間附己意，爲淮南鴻烈集解，翻閱甚便。今注所選各篇，即以集解爲底本，但取解釋明白，不復詳其出處；此則無非要節省讀者的時間而已。

三、標點所用之本，爲浙江局刻莊鴻達校本。遇有譌字衍文爲各家所已證明者，則於字上加〔 〕符號，而註改正之字於下方右偏。

# 目錄

要略篇	一九〇
人閒篇	一五三
詮言篇	一三一
道應篇	九五
齊俗篇	六四
精神篇	四七
覽冥篇	二七
俶真篇	一

## 俶真篇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sup>○</sup>萌兆牙蘖，未有形埒，<sup>○</sup>「垠𡇁」<sup>〔無無〕</sup>馮馮蠚，<sup>○</sup>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sup>④</sup>于宇宙之閒，被德含和，繢紛龍蒞，<sup>⑤</sup>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

<sup>○</sup>繁憤，衆積之貌。<sup>○</sup>形埒，兆朕也。<sup>○</sup>馮馮，<sup>〔爻一亾〕</sup>無形之貌。蠚音軟，汝遠切，<sup>(口乂弓)</sup>虫動之貌。馮馮蠚，言若有物動焉，而尙未有形，蓋在混沌狀態也。<sup>④</sup>競逐也。暢，達也。<sup>⑤</sup>繢紛，雜揉也。龍蒞，聚會也。龍音龍，盧紅切，<sup>(ㄌㄨㄥ)</sup>蒞，七恭切，<sup>(ㄕㄨㄥ)</sup>。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靄，<sup>○</sup>無有彷彿，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崔嵬〕確扈煌煌，<sup>○</sup>蠟飛蠛動，跂行噲息，<sup>○</sup>可切循<sup>④</sup>把握而有數量。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sup>⑤</sup>浩浩瀚瀚，<sup>○</sup>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

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閑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sup>○</sup>霄靄，幽冥貌。霄音宵，先凋切，（云一幺）靄本作宛，音掉，徒弔切，（云一幺）<sup>○</sup>確音唯，以揆切。（云一幺）草木之榮華也。扈音戶，（广乂；<sup>△</sup>）確扈煌煌，言采色紛呈也。<sup>○</sup>跋音祁，翹移切，（𠂇一虫）行貌。喻同喙。<sup>○</sup>切循，撫摩也。<sup>○</sup>褒大意也。<sup>○</sup>廣大貌。

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閒〕問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適；○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適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

○光耀問於無有，見莊子知北遊：『光耀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塊，天地之間也。○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適。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適，是恆物之大情也。』〔郭注：「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云云：可爲此處參考。

擢○乎？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鯤爲鳥而飛於天，鯤爲魚而沒於淵，方其鯤也，不知其鯤也；覺而後知其鯤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鯤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於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

○揚擢通作揚推，約略也。○範，猶遇也，遭也。○言死生變化如夢，故曰未始有極也。○轉病，狂病也。○言膚髮已成獸形，爪牙亦移易爲獸爪牙也。○言志心皆變，神形俱化也。○舛，互也。○言若循環也。

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虛者，形菀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謬，其覺不憂。

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攏榆〔衡〕衝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

○苑，枯病也；讀若宛壯，傷也。○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少也。濡，濡溼。言氣力未盡。○既，盡也。言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欃，欃，彗孛也。衡，據呂覽明理篇：「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名曰天衡；」是衡亦雲氣也。杓，亦星名，早見則主水災，晚見則主旱災，是亦凶星也。古人對於不經見之自然現象，常生恐怖之心，以爲主災害，彗孛衡杓，皆不經見，故以爲妖氣，見必有災。

而熙，<sup>○</sup>交被天和，食於地德，<sup>○</sup>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汎汎，<sup>○</sup>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sup>○</sup>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sup>○</sup>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煥和，而萬物〔雜〕炊累焉，<sup>○</sup>孰肯解構？<sup>○</sup>人閒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sup>○</sup>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

○熙，戲也。○交，俱也。天和謂風雨調順也。地德謂五穀。

○茫茫讀若莽莽。汎，何黨切，又音杭。（下）

尤，茫茫汎汎，盛大貌。<sup>○</sup>言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sup>○</sup>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

○炊累，言成熟也。莊子在宥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sup>○</sup>解構，猶合會也。<sup>○</sup>一者道

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

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閒之際，撢掞挺桐<sup>①</sup>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瓊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撥<sup>②</sup>，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倪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

○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廟行令也。○跋躍之術，言齟齬不正之道也。○撢，音探，他紺切，<sup>去</sup>引也。掞音艷，以瞻切，<sup>戶</sup>利也。挺桐，猶上下也。桐音動，<sup>勿</sup>之。撢掞挺桐，謂以求便利也。○摸蘇，猶摸索也。微妙，猶細小也。○弊撥，猶雜揉也。弊讀跋涉之跋。撥音殺。○天倪謂自然之分也。莊子齊物論：「知之以天倪。」何謂知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

垢，<sup>○</sup>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輶琬象<sup>○</sup>之狀，耳聽白雪清角<sup>○</sup>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媛眩之岸，<sup>○</sup>不足以滑其和，<sup>○</sup>譬若鍾山<sup>○</sup>之玉，<sup>○</sup>火<sup>○</sup>灼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sup>○</sup>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肝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sup>○</sup>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蟲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

○塵垢輕也。

○玉輶王者所乘之車。一說輶當作璐，美玉也。琬象指琬琰象牙。琬音宛，圭之宛轉其

首爲圓形者。琰音剗，矣斂切，<sup>○</sup>圭之銳上者。

○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琴之樂曲，神物爲下降者。覽冥篇：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清角商聲也。一說，清角弦急其聲清也。韓非

十過：平公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sup>○</sup>謂媛臨其岸而目眩極言其高也。媛或

作猿，音袁，<sup>○</sup>又猿本字。<sup>○</sup>滑亂也，和適也。謂不足使之震懼不安也。<sup>○</sup>崑崙之中央爲鍾山。

○藝文類聚引作「得天地之精也。」<sup>○</sup>時麗忽一過也。

天鈞而不羈，<sup>○</sup>孟門、終隆<sup>○</sup>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sup>○</sup>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sup>○</sup>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sup>○</sup>之下，非得一原<sup>○</sup>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sup>○</sup>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sup>○</sup>其所居神者，臺簡<sup>○</sup>以游太清，引<sup>〔楯〕</sup>據<sup>○</sup>

○礪，同毀，虎委切，〔厂ㄨˋ〕敗也。休乎天鈞，謂休乎自然之陶鈞也。莊子齊物論：『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sup>○</sup>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sup>△△</sup>終隆，則終南山，亦險塞也。<sup>○</sup>湍瀨，急流也。湍，他官切，〔去ㄨㄢ〕瀨，音賴，〔ㄌㄞ〕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sup>○</sup>太行、石澗、飛狐、句望，皆險隘也。<sup>○</sup>魏闕，王者門外闕，巍巍高大，故曰魏闕。神游魏闕，言心慕榮貴也。<sup>○</sup>一原，謂道之原也。<sup>○</sup>龍能化蛇，能解脫，故道以爲譬。<sup>○</sup>營，惑也。<sup>○</sup>臺，猶持也。<sup>△</sup>大也。<sup>○</sup>引楯，拔擢也。楯讀允恭之允。

萬物，羣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坫<sup>○</sup>之宇，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於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sup>○</sup>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sup>○</sup>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sup>○</sup>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閒，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sup>②</sup>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sup>③</sup>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sup>④</sup>而輪之「無」一輻，有<sup>⑤</sup>疏遠言，親如肝膽者可疏如胡越也。<sup>⑥</sup>圈隙也。<sup>⑦</sup>蓋車蓋，建於車前，所以遮陽也。櫟音聊，離堯切，<sup>⑧</sup>(ㄌㄩ)弓形橫木，乃車蓋之骨。

○設施也。垓坫，垠壘也。垓音該，柯開切，《方言》坫音店，都念切，《方言》。

○响音許，匱於切，<sup>△</sup>吁。

○父母謂天地。閔，總也。和氣也。

○有苗在南方，三危在西方。<sup>○</sup>有苗在南方，三危在西方。<sup>○</sup>肝膽喻親切，胡越喻

疏遠言，親如肝膽者可疏如胡越也。

○圈隙也。

○蓋車蓋，建於車前，所以遮陽也。櫟音聊，離堯切，

○弓形橫木，乃車蓋之骨。

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蕤遼巢彭○溥○薄○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

○疏躍，布散也。

○梓同蕤（广一廿）

○周雲謂朝雲也。

○遼巢彭薄，蘊積貌。彭讀若旁。

○涅（广一廿）礫石也。

○母本也。

仲巧爲車逢蒙善於射造父善御馬伯樂善相馬。

○涅（广一廿）礫石也。

○母本也。

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折，○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桐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蠭適足以〔翹翔〕翹○夫與蚊

○優游言饒多也。○言秋毫之末，至微細也，能入於無閒（孔），然以與道較，則秋毫猶爲大也。○

荷與孳通，音孚（ㄈㄨ），蘆中白（莖內薄膜）也。○整古垠字，蘆苻極薄，能入於無空（垠即空閒），然以與道較，則蘆苻猶爲厚。（敦龐，厚也。）○坼卽垠。○夭遏，莊子作夭闕，夭，折也；遏，止也；要，遮也。御同禦，皆妨止意。○襲，重也。○揣丸何義，未詳，疑爲轉仄之意（丸，反仄也）。○揣丸變化，謂變化多方也。○教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翹，小飛也。呼淵切（ㄒㄧㄢˊ）。

蟻<sup>⊖</sup>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sup>⊖</sup>  
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  
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  
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  
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  
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sup>〔嘔〕</sup>煦<sup>〔荷〕</sup>，<sup>〔嫗〕</sup>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訴  
訢<sup>〔四〕</sup>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  
繼絕世，決<sup>〔五〕</sup>挈<sup>〔六〕</sup>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

○<sup>△</sup>蟻行也。蟻音饒，<sup>〔日久〕</sup>動也。蟻，喻微細也。<sup>○</sup>也同耶類形象也。<sup>○</sup>煦，天日之和氣也。荷嫗，猶  
萌芽。<sup>○</sup>訴訢同欣欣。<sup>○</sup>挈音如亂也。

彷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鑄之以剗刷，○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sup>④</sup>龍蛇虎豹，<sup>⑤</sup>曲成文章，然其一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sup>⑥</sup>矣。然而失木性，鈞也。<sup>⑦</sup>是故神越<sup>⑧</sup>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

○業，始也。○犧，讀曰希犧。○尊猶疏鏤之尊。

○剗，曲刀也。音技。○蹠，<sup>△</sup>蹠，<sup>△</sup>么。○鑄，從專

（通作敷）聲，謂以金布敷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鑄。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

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明。堂位篇：「周獻豆。」注：「獻，疏刻之。」鑄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

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鑄獻。○謂疏刻爲龍蛇虎豹之形也。○言其醜美相去遠也。

鈞，等也。○越，散也。

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sup>○</sup>所斷者差跌，<sup>[者]</sup>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躡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sup>〔宣〕</sup>宜，而游於精神之利；若然者，下揆<sup>○</sup>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操<sup>○</sup>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

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固，<sup>○</sup>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sup>○</sup>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sup>○</sup>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sup>○</sup>夫人之事其神而燒<sup>○</sup>其精，

<sup>○</sup>風，風化也。<sup>○</sup>揆，度也。<sup>○</sup>揲，音舌。食列切（尸廿），持而數之也。<sup>○</sup>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固，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固音語。<sup>○</sup>古言東方有神木曰扶桑，上有十日。<sup>○</sup>夸父，古之超人，與日競走，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列子及山海經皆載其事。<sup>○</sup>素，性也。<sup>○</sup>燒，煩也。音擾，而沼切，<sup>○</sup>

一玄）

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而  
暬○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檮木〔色〕已青翳，<sup>④</sup>而羸  
蟲瘡〔蝸〕燭睂，<sup>⑤</sup>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  
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  
澤，<sup>⑥</sup>無尺之鯉，塊阜<sup>⑦</sup>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  
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裏<sup>⑧</sup>之者邪？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sup>⑨</sup>夫人之拘於世也，

○營慧然高注謂是求索名利也。或說慧字疑亦營字，營營然狀求索之忙。

○宅言精神之宅也。

○暬，音謁，〔厂已〕傷暑也。<sup>⑩</sup>檮木，苦麻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色正青，用洗眼，療人目  
中青翳。檮，音岑，〔彳口〕已療也。<sup>⑪</sup>羸蟲，〔羸音裸，魯果切。勿乂乙，羸音禮，里弟切。勿一〕，蝸牛也。  
〔廣雅：蟲羸，蝸牛也。說文：蝸羸也。〕味甘無毒，可治目疾。燭睂，目內白翳病也。睂音莞，戶版切，〔厂乂口〕。  
○涔，音岑，鉏針切，〔彳口〕潦水曰涔。牛蹄之涔，謂牛蹄踐踏成凹而積水也。<sup>⑫</sup>塊阜，小山也。<sup>⑬</sup>無<sup>△</sup>裏，無形也。<sup>⑭</sup>言小大之相去甚遠也。

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命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於溷瀾<sup>(三)</sup>之域，而徙倚<sup>(四)</sup>於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sup>(五)</sup>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sup>(六)</sup>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顥顥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sup>(七)</sup>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sup>(八)</sup>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

○言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於虛。

○言既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

○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即淮南所本。

○溷瀾，潤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處之貌。<sup>(四)</sup>徒倚猶汗漫。<sup>(五)</sup>宇居也。<sup>(六)</sup>委棄也。<sup>(七)</sup>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

○畛崖畔岸也。<sup>(九)</sup>渾渾蒼蒼，渾沌之貌。<sup>(十)</sup>御覽七十七引作『是故雖有明知，而無所用之。』<sup>(十一)</sup>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sup>(十二)</sup>吟，含也。<sup>(十三)</sup>言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也。

乃始昧昧〔昧昧〕赫赫○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窓，重九〔勑〕摯○提挈陰陽，嫋撝○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

棲遲至於昆吾、夏后<sup>⑤</sup>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離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魯衆，弦歌鼓舞，緣節

○昧昧，株株，皆欲知之貌。株音茂，莫候切。（「又」）○○竊，（苦弔切，「一𠂇」）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竊

（苦管切，「又」）空也。墾也。御覽七八引作『襲九空，重九望』，又引注曰：『九空，九天也；九望，九地也。』○○嫋撝，和調也。搏音專，撝音完。<sup>④</sup>睢睢盱盱，聽視之貌。<sup>⑤</sup>昆吾，夏之伯。夏后卽夏桀。

○華誣，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

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升降之禮節，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憮離，<sup>○</sup>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sup>○</sup>而錯擇名利。<sup>○</sup>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sup>○</sup>所由來者久矣。

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sup>○</sup>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捲性，<sup>○</sup>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蟻振繢物之毫芒。<sup>○</sup>搖消掉捎仁義禮樂。<sup>○</sup>舉行越智<sup>○</sup>於天下，以招

<sup>○</sup>情，讀蕭蕭無邊際之邊，桂讀溪徑之徑。惄，疑是當時方言，有莫可稽考之意。<sup>○</sup>言求以己道入世也。<sup>○</sup>錯，施也。擇，取也。<sup>○</sup>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於周室之衰，每降而愈

下，故曰有衰漸以然也。<sup>○</sup>游心於虛，言無欲也。<sup>○</sup>搖，引也。捲縮也，同寒九件切，（一云）<sup>○</sup>招

蟻，振繢，言擾亂也。蟻音鶴，通撓。繢音遺，繢繩，纏綿不離散也。繢有纏綿之意。物之毫芒，喻道之精微也。

<sup>○</sup>搖，消掉捎，所交切，（一云動貌），有消解之意。搖消掉捎仁義禮樂，言仁義禮樂未能行也。<sup>○</sup>招，暴卒也。越，揚也。

號名聲於世，<sup>○</sup>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sup>○</sup>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sup>○</sup>物之終始，<sup>〔也〕</sup>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脣臚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閒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sup>④</sup>以物爲事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sup>〔芳〕</sup>臭味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sup>〔淵〕</sup>神清<sup>〔者〕</sup>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sup>〔沫〕</sup>潦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sup>〔覩〕</sup>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sup>〔五〕</sup>物之性也。由此觀

○言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說樂也。言不若有人悅樂之也。○尙羊同徜徉。○分分然，疑當作「介介然」，分與介形近而誤。高注猶意念之貌（注中亦誤作分）正釋介字。○形見也。

之用〔也〕者必假之於弗用〔也〕者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鑒明者塵垢  
弗能蔽○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  
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  
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  
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  
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翫<sup>④</sup>者非簡<sup>⑤</sup>之也清  
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  
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越行求者也聖人有所  
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偶

○喻心虛則道在也。室喻心自喻道。

○蕪<sup>△</sup>汚也音僂(又已)。

○游<sup>△</sup>行也言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

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行也。

○翫<sup>△</sup>音羹色甲切(尸丫)大扇也。

○簡<sup>△</sup>賤也。

○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游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sup>○</sup>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窕，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sup>○</sup>之舞，而手會綠水<sup>○</sup>之趨，智終<sup>○</sup>絡<sup>○</sup>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sup>〔澤〕</sup>辭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

○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sup>○</sup>說，釋也。<sup>○</sup>濫，觀也。<sup>○</sup>人偶也；與造化者爲偶也。<sup>○</sup>陽阿，古之名倡也。<sup>○</sup>綠水舞曲也。<sup>○</sup>絡，色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同絡）天地，不自虛也。』即此文所本。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sup>○</sup>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蠭。<sup>○</sup>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蠭螯指而神不能憺。<sup>○</sup>蟻蟲嗜膚而知不能平。<sup>○</sup>夫憂患之來，擾人心也；非直蜂蠭之螯毒而蟻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源泉，雖欲勿稟。<sup>○</sup>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漑。<sup>○</sup>水疇。<sup>○</sup>以肥壤，〔二〕十人養之，〔十〕一人拔之，則必無餘梓，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

<sup>△</sup>蔚通鬱。

<sup>△</sup>攢拂之異文。蟲卽蟬之異體。蟬，音養，小黑虫也。

<sup>△</sup>憺，音啖，徒敢切，（分）定也。<sup>○</sup>知猶志也。平猶定也。<sup>○</sup>稟，受也。<sup>○</sup>漑，澆也。音煩，符袁切，（分）定也。<sup>○</sup>疇，壅也。

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sup>○</sup>〔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sup>○</sup>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sup>○</sup>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sup>○</sup>諫者爲炮烙，鑄金柱，<sup>○</sup>剖賢人<sup>○</sup>之心，析才士之脰，醢鬼侯之女，

○九鼎，即禹所鑄九鼎，古傳國寶也。古謂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

○四人皆堯時隱士。

○光譽也。

○辜，謂磔之。周禮：「殺王者之親者辜之。」

○鑄金柱，燃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火中而對之笑也。

○賢人謂比干也。

菹梅伯之<sup>○</sup>骸；當此之時，曉山崩，三川<sup>○</sup>涸，飛鳥鏽翼走獸，擣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sup>○</sup>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sup>○</sup>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sup>○</sup>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sup>○</sup>鬼侯、梅伯皆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菹其骸也。醢音海，許亥切，广刃肉醬也。菹同菹，側魚切，卫爻。

<sup>○</sup>曉山，在南陽。三川，涇、渭、沂也。<sup>○</sup>歷陽，漢淮南國之縣名。昔有老嫗，遇一人告曰：『見城門有血，則走無顧。』自此，嫗數往視城門，閭者怪而問之。嫗具以告。其暮，門吏故殺雞，以血塗門。明晨，老嫗往視，見血，便走上北山。縣果沒水中。<sup>○</sup>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膏夏紫芝皆貴品。蕭艾，賤草。<sup>○</sup>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

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翶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烏號，柘桑也，其材堅勁，可爲弓。○谿子，或曰國名，出弩；或曰鄭國善爲弩匠名；或曰南方蠻也，造弩。○矰繳，射鳥短矢也。機發也。○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翶，直刺不動曰翔。○此詩，周南，卷耳篇中句也。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猶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得古之賢人，各寘其行列，故曰慕遠也。（高誘注）

# 覽冥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癱病，晉國赤地。

○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橐○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人，通達無極，故曰覽冥。○神物卽神化之物，謂玄鶴及無頭鬼等是

也。言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如玄鶴之類來至，無頭之鬼操戈以舞也。○癰病或云篤疾，或云癘

疾也。癰音降，良中切。分又之赤地旱也。○庶女，齊之少寡，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

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告天，天爲作雷電下擊壞景公之台，毀景

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尚橐卽周官之典枲，枲字俗作枲，言典枲本賤官，而瞽師庶

女則又賤於典枲。枲謂麻枲，胥里切。○周禮天官典枲掌布總縷紵麻草之物。○九天謂八方

中央也。

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巖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爲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sup>四</sup>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尙猶若此，又況

○陽侯之波，高誘謂陽侯乃古陽國侯，其國近水，（愈樾以爲當是沂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然陶潛謂陽侯爲伏羲六佐之一，主江海，路史亦謂陽侯司渡，是陽侯乃江海之神，猶稱馮夷爲河伯也。○魯陽公，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謂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三舍，卽三十度也。二十八宿在天，一宿爲一舍，一舍十度，故三舍乃爲三十度也。日爲之反三舍者，言日在天反退三十度，將暝而遲之未卽暮也。  
○宗，謂道之本也。

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歎，○歎喟，○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而內有大道也。○古人凡言至少，以一言之，至多以九言之。故「觀九鑽」者，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研者少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二之能知也。」是其義。○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之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孟嘗君，齊相田文也。○增重也。欷，音希，香衣切。○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歎喟，哭失聲也。歎音烏，狼戾，猶交橫也。○言主宰乎形骸者也。○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詹何，楚人，善釣，知道術。莊子言詹何之鈎，以牛爲餌。驚魚，謂令魚馳驚來趨鈎餌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蠡耳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誦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澤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

○知讀爲智論者知也。說山訓：「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知不能論，言智者不能知也。

○湛通沉，酒沉謂米麵麴之沉者，東風至則相感而沸動也。或謂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

同，湛溢謂淫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乃湛溢也。

○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於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

〔高誘注〕咡音餌，仍史切。（儿）

○運同暈

說文暈，日月氣也。月暈，繞月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古人以爲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出也。圍必有缺口，古人以爲此亦可於月暈豫覩得之。博物志謂「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即指此也。

○鯨魚，大魚，長數里。

○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

○旱雲亢

陽似煙火，涔，大潦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也。

○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均曆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悅，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sup>四</sup>故至陰鰯鰯，<sup>五</sup>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

○夫燧，許慎注曰：「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高誘謂：「夫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

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又藝文類聚火部引淮南舊注曰：「日高三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即得火。」與高誘注義同而文異。<sup>○</sup>方諸，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許慎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杓而向月，則得水。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周禮司烜鄭注，鑒鏡屬，取水者也。

世謂之方諸。御覽五十八引注曰：「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治，以十二月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人各一說，未知孰是。」<sup>○</sup>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悅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sup>○</sup>傳說，殷高宗相，死託精於辰尾星。<sup>○</sup>鰯鰯，音聊，憐蕭切。（分一么）高風貌。

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

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

○「親近者使無事焉」之「使」當作「言」。無爲，無事，猶今人言無用也。夜行，喻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近，惟誠足以動之耳。○「却走馬以糞」見老子言止馬不以走，但以馬糞田也，蓋行至德之效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言國君無道，戎馬生於郊也。○坐馳陸沈，晝冥宵明。高誘注：「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然合

上文觀之，則高註殊不可通。按「坐馳陸沈」與「晝冥宵明」相對爲文；「晝冥宵明」猶言謂晝爲冥，謂宵爲明也，依此則「坐馳陸沈」猶言坐而求馳，陸而求沈也，與下文「以冬鑠膠，以夏造冰」意義適合，俱言求之非其道也。「却走馬以糞」等六語，猶言行至德（却走馬以糞）而天下不一（車軌接於遠方之外）者，是猶謂晝是冥，謂宵爲明，坐而求馳，陸而求沈，以冬鑠膠，以夏造冰也。○鑠，音式約切，戶，工鎔解也。

隋侯之珠，<sup>○</sup>和氏之璧，<sup>○</sup>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sup>○</sup>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sup>○</sup>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sup>○</sup>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

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以獻武王；武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王怒，刖卞和左足。後文王卽位，和復來獻玉，又以爲石也，刖其右足。和乃抱璞不釋而泣血。後成王卽位，和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因曰和氏之璧。○銛，音杳，伊烏切，一玄，深遠也。○王孫綽，周人，一曰衛人也。王孫綽蓋以爲治偏枯之藥，旣一劑可愈偏枯，則倍其劑當可以生已死之人也。○慈石卽磁石。

引鐵蟹之敗漆，<sup>○</sup>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sup>○</sup>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嶢山<sup>○</sup>崩而薄落<sup>○</sup>之水涸，區治生而淳鈎之劍成，<sup>○</sup>紂爲無道，左強<sup>○</sup>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邈，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簾魚<sup>○</sup>，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未始非<sup>〔乃〕</sup>得之也。

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sup>○</sup>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

○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sup>○</sup>然猶明也。言雖有明智之士，不能明其理也。<sup>○</sup>嶢出在

雍州。

○薄落水在馮翊，一曰涇水也。

○區同歐，區治，越人善鑄劍，淳鈎爲古名劍。

○左強，紂之

諛臣，教紂無道，勸以貪淫也。

○儻魚，小魚也，在河中可觀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儻音由。

○叩大

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應：故曰同音相和。

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惣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誓〕之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狹○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鱗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

○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鈍悶，無情也。純溫以淪，喻潛伏也。鈍悶以終言無情而終始於道。○皆龍屬。○薦梅，草莓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嗜音匝，子答切。○鱗同蟬。○扶風，疾風也。○猿音袁，於元切。○「弓」猶本字。狹，音柚，逸救切。○「又」猶屬，長尾而印鼻。

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會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回蒙汜之渚，尙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灌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鶴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

○澹溢也。

○佼讀爲姣，廣雅曰：姣悔也。言燕雀輕侮鳳凰也。

○還當爲還字之誤。還同遠，曾高也。

○逝飛也。

○疏圃在昆侖之山。○砥柱河之隘也。

○因還回猶徜徉也。蒙汜日所出之地也。諸小洲也。

○蹠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

○言鳳凰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

○弱水海內十洲記言有弱水三千里環繞昆侖。

○風穴風所從出者也。博物志云：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

○鶴鶴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五引並作蒼鶴。按鶴音倉千剛切，（ㄘㄤ）鶴鵠水鳥名，大如鶴，青蒼色，亦有灰色者，長頸高腳，兩頰紅，鶴同鶴。

○注喙喙注地不敢動也。江裔江邊也。御覽引作江介。

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欽負大丙⑤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鸞雞於姑餘。○騁若飛，驚若絕，縱矢

○王良，曾大夫郵無恤子良也。爲趙簡子御。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畢，疾也。○滅，沒也；言疾也。○言馬如人志也。○二人皆古得道之人。○燿，弋笑切。（一玄）照也，光也。○天也，運行也。○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碣石，山名。山海經言碣石，蓋以爲海濱神山也。○軼，自後過前曰軼。鶴（音運）鷄，鳳凰之別名。姑餘，山名，在吳。

驟風，○追姦歸忽，○朝發搏桑，○入日〔入〕落棠：④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⑤而精神〔踰〕喻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⑥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⑦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徇疏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縱履也。縱矢言其疾足以及箭也。蹠，蹈也。

○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疾。亦作飄。忽亦疾風也。亦作颺。○搏桑，神木，日所出也。亦作扶桑。搏音扶，馮無切。〔二又〕朝發搏桑，謂與日俱出。

及日於將入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

⑤言藏嗜欲之形於胸臆之中。

〔高誘

注〕 ⑥力牧，太山稽，黃帝師。

⑦隈，曲深處，魚所聚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鷺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sup>○</sup>諸北、儕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燼〔炎〕焱<sup>○</sup>而不滅，水浩洋溢<sup>○</sup>而不息，猛獸食顓<sup>○</sup>民，鷺鳥攫老弱，於是女媧<sup>○</sup>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sup>○</sup>殺黑龍以濟冀州，<sup>○</sup>積蘆灰以止淫水，<sup>○</sup>蒼天補，四極正，淫

○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三千歲，此乃神馬也。山海經、海外西經言白民國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臯櫛也。

○燐，音濫，盧瞰切，<sup>分</sup>火貌，焱，火華也，力駘濫。<sup>一</sup>（一）燐，火延也。

○溢，弋沼切，<sup>一</sup>（一）水無涯際貌也。<sup>○</sup>顓，善也。藝文類聚十一引此及下文一狡蟲死顓民生，一顓並作精，又引注云精，善也。

○女媧氏，舊說繼伏羲氏而有天下，蛇身人首，實乃神話中神也。<sup>○</sup>上

文言「四極廢」，此言「以立四極」，同指一事。四極者，地之四角；蓋古以爲天圓地方，而天地相接合處，乃在地之四角，有柱以支天。四極既廢，天乃傾側而不兼覆，女媧斷鼈足以爲柱，四極復立，天乃復兼覆也。<sup>○</sup>黑龍，水精也。<sup>○</sup>平地出水謂之淫水。

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sup>○</sup>陰陽〔之〕所壅，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sup>○</sup>興〔眄眄〕盱盱，<sup>○</sup>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蹠蹠，<sup>○</sup>其視暝暝，侗然<sup>○</sup>皆得其利，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sup>○</sup>當此之時，禽獸〔蝮〕蟲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壘，<sup>○</sup>名聲被後世，光暉〔重〕熏<sup>○</sup>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sup>○</sup>驂青虬，<sup>○</sup>援絕〔瑞〕應<sup>○</sup>

○寢繩，言直身而臥也。

○倨倨，無思慮也。

○盱盱，所無知貌。

○蹠讀若填，蹠蹠，行無所往貌。

○侗音通〔云又〕，侗然，無知識也。

○北堂書鈔十五引作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來往對文，於義爲長，罔兩有憫然之意。

○黃壘，黃泉有壘山也。

○熏，猶薰炙也，謂光輝薰炙萬物。

○應

龍；應德之龍；一說有翼之龍。按山海經、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郭注，應龍，龍有翼者也，服駕龍而在轅中也。

○青虬，青龍也。說文，龍子有角曰虬，高誘以爲無角曰虬，未知孰是。驂謂在轅旁也。

○言殊

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

席蘿圖，○絡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瀰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

○言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也。一說，蘿岡，車上席也。未知所本。○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此皆瑞應也。○宓寧也。穆，和也。休息也。太祖，道之大宗也。〔高誘注〕○真人謂真德之人。○固然，自然也。○智故，巧詐也。○縮藏也。言春秋不復溫和也。○壞，常謂敗壞其典常也。○像猶隨也。

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壩〕<sub>（同墟）</sub>壩裂，<sub>（一）</sub>容臺振而掩覆，<sub>（二）</sub>犬羣嗥而入淵，<sub>（三）</sub>豕銜蓐而席澳，<sub>（四）</sub>美人擎首墨面而不容，<sub>（五）</sub>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sub>（六）</sub>喪不盡其哀，猶不聽其樂，<sub>（七）</sub>老姥折勝，<sub>（八）</sub>黃神嘯吟，<sub>（九）</sub>飛鳥鏗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sub>（十）</sub>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蘋莎<sub>〔蘋〕</sub>，<sub>（十一）</sub>金積折廉，璧襲無〔理〕。

○言不禋於神，故祀墟裂也。<sub>（同墟）</sub>壩裂也，坼也。○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淵也。一說，言夫禍也。<sub>（四）</sub>豕銜蓐自藏，言豕禍也。<sub>（五）</sub>擎首亂頭也。草與髮并編爲擎首。言不修容飾也。<sub>（六）</sub>曼音如人余切。<sub>（曰又）</sub><sub>（七）</sub>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sub>（八）</sub>西姥謂西王母也。折勝，言折其頭上所載勝。勝音升，頭飾也。<sub>（九）</sub>黃神，黃帝之神也。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sub>（十）</sub>蘋，讀猿猴蹠蹂之蹠，狀如蘋莎，草名也。

贏<sup>○</sup>磬龜<sup>○</sup>無腹，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sup>○</sup>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閒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sup>〔京〕</sup>壘，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斲徒馬圉，駙車奉餉，<sup>④</sup>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sup>⑤</sup>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sup>〔于〕</sup>如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

○金積，卽金樸也。銅未鑄，鑄曰積石，是積爲礦樸之名。折廉，言折其鋒廉也。贏，同螺，回波圓文也。襲，煩數也。璧形圓，上有贏文，用之煩數，則贏文磨滅也。<sup>○</sup>磬，空也。言數鑽以卜，故龜空盡無腹也。<sup>○</sup>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辛，燕姓姚，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姓也。<sup>④</sup>駙，推也。音冗，乳勇切。<sup>⑤</sup>格，餽，資糧也。式亮切。<sup>〔于〕</sup>與餉同。<sup>⑥</sup>格，胡格切。<sup>〔ㄌㄨˋ〕</sup>與輶同，謂輶車之橫木也。枕格而死，謂困極而仆，身枕輶車之橫木也。

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虛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爲一家。

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謫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脩太常，巧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旦〕欽負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嚙喋○

○脩太常，文子上禮篇作「循太常」。○言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

○嚙喋，猶深算也。言不采

取苟煩之事。嚙音雜，從納切。喋音牒，徒協切。（勿一也。）

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揜○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止水。夫井植生〔梓〕，梓而不④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⑤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有昆侖之輸也；⑥潦水不泄，瀆瀆極望，⑦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⑧受瀆而無源者也。⑨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⑩悵然有喪，無以續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

○申指申不害；韓指韓非；皆法家也。

○揜音勃，拔也。

○以草木喻也。

○梓，古蘖字，又作柟，槁木

之餘也，又爲伐木更生之名。井植生梓者，謂井枯復活而萌苗也。

○謂椽棟於溝邊，因生爲條木也。

○言有昆侖之源也。

○瀆音枉，烏兒切，（又尤）瀆音養，（一尤）古漾字，瀆瀆，水深廣貌。

○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而如古通用。

○瀼音弋，逸職切，（一）瀼漏之流曰瀼。

○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

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

## 精神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sup>○</sup>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闊，湏濛鴻洞，<sup>○</sup>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sup>○</sup>經天營地，孔<sup>△</sup><sub>五</sub>莫知其所終極，滔乎<sup>⑤</sup>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sup>○</sup>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sup>④</sup>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sup>○</sup>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

<sup>○</sup>惟像<sup>△△</sup>，或說當作惘像。惘像猶罔象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湏濛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sup>○</sup>芒<sup>△△</sup>，讀若王莽之莽。友<sup>△△</sup>，讀若技滅之技。湏<sup>△△</sup>，讀若項羽之項。鴻<sup>△△</sup>，讀若子貢之貢。洞<sup>△△</sup>，讀若同游之洞。皆無形之象。<sup>○</sup>也。<sup>○</sup>二神<sup>△△</sup>，指陰陽也。混生<sup>△△</sup>，俱生也。<sup>○</sup>孔<sup>△△</sup>，深貌。<sup>○</sup>滔<sup>△△</sup>，大貌。<sup>○</sup>離<sup>△△</sup>，散也。八極<sup>△△</sup>，八方也。<sup>○</sup>煩<sup>△△</sup>，亂也。<sup>○</sup>言人死之後，精神返於天，骨骸歸於地，則所謂「我」尙何所存乎？

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朕，○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脾爲風，腎爲雨，〔脾〕肝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

○一謂道也。二謂神明也。三謂和氣也。或謂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朕音迭，徒結切。  
廿一 脰也。○八方中央謂之九解。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踶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尙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勤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得之於形骸之内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

○踶，三足鳥也，踶讀若峻巍之峻。蟾蜍，蛤蟆也。蟾音詹，之廉切。〔尸又〕蜍音除，〔尸又〕。○五星謂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

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滛蕩而不休矣；血氣滛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諱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以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得修〔得〕生也。〔四〕

○厲，病傷滋味也。○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

○耗，猶亂也。音媚，莫報切，（「𠂇」）

○脩生，長生也。

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閒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

○一，道也。○仍指道而言。○此一指物。○仍指道。○仍指物。○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不求亦不避也。坯，（文二）未燒之瓦。○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

其取之地而已爲益盜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益盜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sup>○</sup>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sup>〔暴〕</sup>累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sup>〔俱閉〕</sup>合德，動則與陽<sup>〔俱開〕</sup>同波，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sup>○</sup>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煥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

○洿，澗水不流也。音烏，<sup>〔又〕</sup>

○半璧曰：璜，珍玉也。

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彷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遼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敷以道爲緝，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惪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

○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珍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珍音軫，止忍切。（出「」）○一道也。○渾轉行貌，遙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敷光景流也。讀若龠。（一也）○緝法也。音匱，詳倫切。（「」）○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然。

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礫石〔礫〕也，視至尊窮籠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頽醜〕俱魄也。○以〔死〕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于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也。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跋蹠，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人也。○俱（音欺，<sub>（二）</sub>魄，祈雨之土人也。言視毛嫱西施如土偶也。）○忽悅無形之區。○動法，僅能養形，非真人之道也。○充，實也。一說充當作元，元本也，謂不失其本也。

○太宵，長夜之中也。

○經，動搖也。

○滑，亂也。言熊經鳥伸云，微禽獸屈伸動作，皆道家鍊氣運

動法，僅能養形，非真人之道也。

○充，實也。一說充當作元，元本也，謂不失其本也。

○俱（音欺，<sub>（二）</sub>魄，祈雨之土人也。言視毛嫱西施如土偶也。）

○忽悅無形之區。

○言無思念也。

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sup>④</sup>滅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揜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sup>⑤</sup>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

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

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

○言若是則合於道，而生四時之化於其心也。

○戒，備也。或作革，改也。心喻神。

○綴宅，身也。精

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也。

○病癩者形殘而神全，故趨不變。

○狂

者形體具全，故曰不虧。

○摩滅，死也。

○生生者，喻道。下句化物者亦喻道。

之所麗也，而堯〔樸〕樣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

○樣，木名，櫟木之類。枅，讀若鷄不枅，言不施構櫨（柱上方木）也。○蝘蜓，蜥蜴也。音錫亦。○見其徵，言見其死徵也。○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也。○機喻疾也。○壺子林事詳列子黃帝篇。

子〔求〕來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僵僂，脊管高于項，脇〔下〕肝○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

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矣。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來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絃，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儼，而況斥鴉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

○賜，肝，胸也。脣音於例切。○肝音許於切。○燭營，讀曰括撮；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按會字乃蒼之省，蒼亦作括。）是燭營亦髻也。○拘拘，好貌。○殖，杞梁也。華周也。皆齊士。

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尙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

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札，吳王壽夢之少子，讓位於姪，不受兄國。○子罕，宋臣，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玉，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實。」○堯是也。○務光是也。

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sup>○</sup>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貴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sup>○</sup>予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簞筆，<sup>○</sup>有其井，一實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

○瓴音零，瓶之有耳者。<sup>△</sup>○贛，賜也。敖地名，古者其地有儲穀之倉。<sup>△</sup>○簞筆，受穀器。簞音垂，<sup>△</sup>又弓。筆音盾，<sup>△</sup>去×」。

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缶，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衽○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蹉蹠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

○繇，役也。

○衽，蔭也。音休，許尤切，丁一又。兩樹交會，其陰曰越。

○諦，卽啼也。

○噲，卽快也。

○湊也。趨其末，不修稽古之典，苟繳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

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詎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而〕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閭塢，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瀕淵天死，季路蕩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

○愁與擎同，束也。音啾，卽由切。（卫一又）○厲，煩也。○癯音渠，與臞同，瘠也。

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憊，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苦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羶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鳩蛇以爲上看，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釀也。

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

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獻公豔驪

○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

滅取其國也。○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虫流出戶，五月不葬。

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篠，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聽，去之；穆公乃伐戎，取上地。上地，美地也。○不治△△△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

## 齊俗篇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節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亢〕笑○之獸。禮義節則生僞匿○之〔本〕土。夫吹灰而欲無昧，涉

○忮，支義切。（虫）害也。○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也。○笑，卽肉字。自肉卽「自食」之意。○匿，通匿。姦也。音忒，他黑切。（云亡）

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  
〔致〕〔煖〕緩○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  
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  
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  
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綾，結駟連騎，則必有  
穿窬拊楗〔抽簧〕，相慕踰備①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綺羅紈，②必有菅櫛跳跼，  
③緩○者，緩之假字也。說文系部緩縕無文，國語晉語曰：棄緩不舉，韋注緩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  
之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④銖，楚人謂刀鈍爲銖。⑤曾參事親孝，孔子弟子。孝己荀子  
揚倞註謂爲殷高宗之太子。⑥盜跖，或謂是柳下惠弟，或謂黃帝時大盜名跖，以柳下惠弟爲天下  
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跖、莊蹻，疑亦古大盜，非戰國時爲楚威王將軍之莊蹻。⑦大路龍旂，大路，天  
子車也；交龍爲旂。⑧絺，音蕤，如帷切。〔日又〕纓飾也。⑨楗，音鍵，技偃切。⑩限門木也。招  
晉其月切，掘也。備與培同，屋後牆也。⑪弱綺，細布也。錫，音錫，先的切。⑫茅也；居顏切。  
（十一）屢屢；居勾切。（十二）蹻蹻，不齊之貌。淺氏切。（十三）蹻，於綺切。（十四）

短褐<sup>○</sup>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蟆爲鶉<sup>○</sup>，水薑爲  
〔蠭〕<sup>○</sup>，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sup>○</sup>麪，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  
人見<sup>○</sup>毳，不知其可以爲旃<sup>○</sup>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  
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sup>⑤</sup>  
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sup>⑥</sup>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矣。

○短褐，短通桓，楚人謂袍曰桓，褐，大布也。<sup>○</sup>鶉，鷄鶉也，殊倫切，（ㄔㄨㄥ）<sup>○</sup>薑，恥寨切，（ㄔㄞ）<sup>○</sup>蠭，千公切，（ㄔㄨㄥ），蜻蜓也。<sup>○</sup>麪，符分切，（ㄇㄢˋ），麻子也。<sup>○</sup>毳，此芮切，（ㄘㄨㄟˋ）。<sup>○</sup>旃，諸延切，（ㄓㄢ）<sup>○</sup>同翫。<sup>⑤</sup>田氏代齊，在西歷紀元前四一〇年。<sup>⑥</sup>魯於西歷紀元前二四九年爲楚所滅。

故糟邱生乎象櫧，<sup>○</sup>炮烙生乎熱斗。<sup>○</sup>子路燈<sup>○</sup>溺而受牛謝。<sup>○</sup>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sup>○</sup>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

廣廈闊屋，連闢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鼈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

<sup>○</sup>糟邱，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邱。史言箕子見紂作象櫧而憂，以爲作象櫧必且求玉杯，爲杯則必思

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奉自此始。此言糟邱生乎象櫧，意亦猶是。<sup>○</sup>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炮烙之刑者，或謂乃作銅格，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以爲娛樂；或謂用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熱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爲樂。

<sup>○</sup>燈舉也。除庚切。（出《）

<sup>○</sup>受牛謝，言謝以牛也。<sup>○</sup>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

九韶、六英，<sup>○</sup>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狹<sup>○</sup>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誌，<sup>○</sup>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sup>○</sup>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sup>④</sup>齒，<sup>〔筐〕</sup>筵<sup>○</sup>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

○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乃舜樂，六英乃帝顓頊樂。<sup>○</sup>援音袁，於元切，<sup>〔口〕</sup>猿本字。狹音枷，逸救切，<sup>〔一又〕</sup>狹屬長尾而仰鼻。<sup>○</sup>記猶臨也，奇寄切，<sup>〔四二〕</sup>○脩長也。淮南王安父名長，故書中長字皆改作脩。<sup>○</sup>摘太平御覽引作刺；或云讀若剔。<sup>○</sup>筵小簪也，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筵。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齒，而不可以持屋也。

於以〔函〕承食不如〔簾〕竹筭；<sup>○</sup>犧牛〔粹〕駢毛，<sup>○</sup>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蜋。<sup>○</sup>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觔<sup>④</sup>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帝<sup>⑤</sup>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縣窮廬，<sup>○</sup>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sup>○</sup>承讀爲烝，<sup>△</sup>承食謂蒸食也。算音閉，筆詰切，文一編竹爲之，所以蘊餽底而蒸物者也。此言明鏡雖貴，竹算雖賤，然以蒸食，則鏡不如算。又說山訓云：「然則鏡雖貴，若用以蘊餽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算雖賤，而可以蒸食。」意義尤顯，可與此參看。<sup>○</sup>駢毛，駢赤色也，周時祀神以赤毛之牛。<sup>○</sup>黑蜋，神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或謂黑蜋，黑色蛇屬也，潛於水，神象能致雨也。蜋，郎計切，分二標。<sup>○</sup>標，豎隕切，〔戶又〕。窮廬，讀若穹廬，氈帳也，其上穹隆，故名。

大田，○〔師〕奚仲爲工師；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采，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碁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狽得茂木，不舍而穴，狃○得墻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澤皋○多湖沼地也。狃○亦作貆，音桓，胡蠻切，〔丁〕〔馬〕，○獮也。貉亦作貉，似狸，音鵠，何鄂切，〔厂〕〔也〕，○墻，水埒也，防隄也。徼○音叫，記要切，〔四〕〔幺〕，伺也。

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陸」<sub>○</sub>治「陸」<sub>○</sub>陸者不以「陸」<sub>○</sub>陸，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濺<sub>○</sub>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壞<sub>○</sub>之也。<sub>○</sub>羌氏僰翟，<sub>○</sub>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sub>○</sub>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縗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sub>○</sub>陸，<sub>○</sub>陸地也；言惟物不與人爭地，而後物可治。地大者物博，古聖人林麓川澤，養之有時，而取之有節，用斯道也。禹平水土，稷播百穀，所謂治陸者不以陸，以人也。<sub>○</sub>李哲明淮南義訓疏補<sub>○</sub>滅同穢。<sub>○</sub>倮，<sub>○</sub>倮也。苦果切，<sub>○</sub>方言。<sub>○</sub>東戎曰羌，南夷曰氐，<sub>○</sub>方言。西夷曰僰，<sub>○</sub>方言。北湖曰翟，<sub>○</sub>方言。與狄通。<sub>○</sub>言重譯也。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sup>四</sup>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蠻之抑埴，<sup>五</sup>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寧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服回，此忘行也。<sup>六</sup>

○言若出於本性也。○斗極指北斗，航海者望北斗以定方向。

○寤同悟。

○孔子謙自謂無知。

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測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

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燭也。○尋讀爲「覃」，即古燭字。說文火部，燭，火熱也，字亦作燭。○釐負羈卽僖負羈，春秋時曹大夫晉公子重耳出奔過曹，曹君要觀其駢脅，僖負羈諫不聽，其妻勸以自貳，乃饋盤飧而加璧焉。後公子重耳返晉爲文公，加兵於曹，執曹伯，旌僖負羈之里，令兵無得入。○晉獻公從荀息之計，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及虢亡而虞亦被滅。

束脯，<sub>①</sub> 賢於智伯之大鐘。<sub>②</sub> 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sub>③</sub>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故胡人彈骨，<sub>④</sub> 越人契臂，<sub>⑤</sub> 中國歃血<sub>⑥</sub> 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sub>⑦</sub> 三苗髽<sub>⑧</sub> 首，羌人括<sub>⑨</sub> 頸，中國冠笄，<sub>⑩</sub> 越人鬪鬚，<sub>⑪</sub>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sub>⑫</sub> 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蹠，<sub>⑬</sub> 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

○趙宣孟卽晉卿趙盾。宣孟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趣餓，食之，靈輒舍其半。問之曰：「請以遺母。」因

與之簞食與肉。後晉靈公伏甲攻宣孟，靈趣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sub>⑭</sub> 智伯名瑤，晉卿，以大鐘滅仇由。<sub>⑮</sub> 公西華，孔子弟子，與朋友處，睦而少敬。<sub>⑯</sub> 胡人

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sub>⑰</sub> 越人刻臂出血，以爲盟誓也。<sub>⑱</sub> 殺牲歃血，相與爲信，乃中國俗也。<sub>⑲</sub> 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髽音渣，莊華切，<sub>⑳</sub> 以枲束髮也。<sub>㉑</sub> 括，<sub>㉒</sub> 捆結也。<sub>㉓</sub> 笒，簪也。

<sub>㉔</sub> 鬻音翦，子踐切，<sub>㉕</sub> 翦也。鬪音煎，子仙切，<sub>㉖</sub> 鬪也。<sub>㉗</sub> 拂，放也。<sub>㉘</sub> 蹠，足也。巨綺切，音

技<sub>㉙</sub> (4-1)

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猶猶○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劙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

○檢，犹北胡也。音險。允檢，或作蠶。○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衿；笏，佩玉也。○拘，借爲鈞。罷，是環字。脫爛而誤環，旋也。拒者，矩之假借。拘環拒折云者，卽所謂周旋中矩，折旋中矩耳。（李氏淮南義訓疏補）○高誘注裾，裏也；衣裾也。○大布，粗布也。○牂羊，牝羊也。牂音臧，音岡切。（下文）○鄒孟軻邑魯孔子邑。○徒僕，不衣也。

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憤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sup>○</sup>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sup>○</sup>悲哀抱於情，葬<sup>▲</sup>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不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sup>⑤</sup>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籥、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橐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sup>○</sup>綸組節束，<sup>○</sup>追送死也，以<sup>○</sup>憤，色也。音憤，撫庚切。（文人） <sup>○</sup>三月之服乃夏后氏之禮。 <sup>○</sup>五縗之服，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sup>○</sup>四葬同埋。<sup>○</sup>采齊肆夏皆樂名。<sup>○</sup>舍珠，謂死者口內含珠而殮也。鱗施，高誘謂是玉紐，疑卽玉柙。續漢書禮儀志金縷玉柙注曰：腰自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縷以黃金縷。<sup>○</sup>綸，絮也；束，縛也。

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蘊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節以煩樂〔優〕擾，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損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

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五）

○舜南巡狩，死蒼梧，葬滄浪九疑山，不於市井有所廢。

○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

之山。

○擾，俗書作擾，煩也。

○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高誘注〕

○言封土爲社也。

○霑，音溜，力救切。〔分一又〕屋水流也。

○咸池，承雲皆黃帝樂，舜兼用

黃帝樂也。九韶乃舜所作樂。

○所樹之木，皆取生地之所宜也。

〔高誘注〕

松，祀戶，葬牆置翫，○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尙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尙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尙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臂些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矩之鞶。⑤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

○翫，音翫，色甲切，尸乙棺飾也，其形如扇，置於棺之兩旁者。

○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

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高誘注

○大濩，晨露，皆湯所作樂。濩音穠，胡郭切。尸乂

○本經篇：

「衣無隅差之削」注，隅角也，差邪也。差與些聲相近，故此處「皆」字疑爲「些」之譌。隅些之削

猶言衣角斜削也。文句者，圜天也；疏短者，方文也。斲字疑誤。此上文並說帶，不應忽及斲，此必有

譏脫也。孫詒讓說

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

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塞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寃○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絹○以綺繡，纏以朱絲，戶祝杓杖○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黑衣也。

○寃，徒了切，〔去一糸〕細也。○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搏土爲龍，以求雨。○絹，謂羅繫之也。絹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絹音畎，古弦切。○杓，音鉤，規倫切。○杖，音玄，純服絃音玄，黑衣也。

草〔𦵹〕<sub>△</sub> 蔷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sub>○</sub>海內未安，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破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sub>○</sub>今之修干戚而笑鑊插，<sub>○</sub>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sub>○</sub>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皆以一儀也。

○草薺卽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憲薺兮，索隱曰：「薺音芥，漢書卽作『蒂芥』，是芥薺古字通。故此

作薺，御覽作草芥也。○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首而諫曰：

「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謂

載尸而行，卽指此。<sub>○</sub>御覽五五引此作「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見而施宜者也。」

○鑊音釁，居縛切，<sub>○</sub>大鋤也。插卽雷鑊也。<sub>○</sub>棘下，武王所作樂。<sub>○</sub>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

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尙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謫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

○瓠梁古之善歌者。

○淳均劍名，歐冶所鑄。覽冥訓：「區治生而淳均之劍成。」此謂淳均，恐字之譌。

○歐冶古之善鑄劍者。

○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即赤松子，古之仙人。

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中規，地之方也不「得」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闊者，不可與論至。

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欽負得道，以處昆侖；○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棟相豫樟而剖棟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櫟，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

○馮夷，河伯也。○欽負，神名，人面獸形，見山海經。○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爲古名醫。○倕，堯時巧工也。○味，卽和。○剖梨，判分也。梨者，剝（俗又作勞）之假借字，剝，剝也。○拔，解也，撥析理也，逐順也。

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剗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刃如新剖○硎；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鑣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

○四人皆古善相馬者。

○銷或作削。

○鑪橐埵，皆冶具坊七型也。

○屠牛吐，齊之大屠也。

硎，磨刀石也。莊子養生篇，呂覽精通篇並有庖丁解牛之說。○謂砍削皆順牛之關節，奏理不遇骨也。○師文，樂師。○連鑣，鑣發也。連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高誘注）

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sup>非</sup>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一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此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

○蕭條，深靜也。

○言微音生於寂寞也。

○施讀作迺，移余切，〔二〕微曲也。

中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客有見人於宓子四五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攢五六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五六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扠五六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

○△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要塗，曠所敗壁也。○韓公子非，卽作韓非子者。

○宓子卽子賤也。○攢，慢也。同舉丘虔切。○返字，羣書治要引作反，意林引亦作反，御覽四百五引作叛。今以文義推之，當是反。○扠，古代反，《五》磨也。

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統○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

治世之〔體〕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士功也，脩胫者使之跖〔鑊〕鑊，○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僵者○聆聆○意曉解也。○統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音桓胡官切。〔丁又ㄉ〕○言無爲以待有爲，近於免世難也。○跔，踢也。鑊，卽缶也。使長胫者踏缶，則入地深而得土多。跔之石切。〔ㄓ〕鑊音華。

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而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

○偏者塗地，因其俯也。

○公孫龍，趙人，善辯。

○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

○浣音近

筭，當爲筭之譌。秦族篇：「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可爲證。筭所以視遠，準所以測平。

待驥裏飛兔<sup>○</sup>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sup>竝</sup>遂用之。夫騁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sup>禁</sup>難而誅不敢。<sup>○</sup>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sup>○</sup>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囁，<sup>④</sup>獸窮則羣，<sup>⑤</sup>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

○驥裏飛兔，皆良馬名。驥音杏，（一𠂇）。裏音嫋，泥了切，（广一𠂇）。○危猶高也。高爲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王念孫說）<sup>○</sup>干求也。<sup>○</sup>囁同啄。<sup>○</sup>羣同觸。

秉鉞以伐紂，勝殷，攝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

○父，音殊。詩言「伯也執父，爲王前驅」，乃無刃之兵器，長約一丈二尺。○高誘注：人君升車，有乘石也。○辰，音依，戶牖間畫斧屏風也。○顏闔，魯隱士。○培，屋後牆也。○武，楚人謂「士」爲武。

（高誘注）

時弗宜也。故六駢驥，四駢驥，<sup>○</sup>以濟江河，不若穀。<sup>○</sup>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慙，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sup>〔箕子〕</sup>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sup>許由</sup>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sup>豫讓</sup>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慙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sup>○</sup>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鶻胡<sup>④</sup>飲水數斗。

○駢驥乃北齧之良馬。駢音弭，古穴切。<sup>(4)</sup> 驥音題，杜旁切。<sup>(5)</sup> ○穀空也。音穀。

○惠子

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

○鶻胡，汙澤鳥，駢雉古文。

而不足，鱠（鮑）鯈（鮒）入口若露而（死）。飽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林類、榮啓期  
○衣若縣衰，<sup>四</sup>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  
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  
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  
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  
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sup>五</sup>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  
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  
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危辯，久稽而不訣，無

○鱠通蟬，鯈同蜩。蜩亦蟬也。○澹同贍，足也。○二人皆隱士。○衰爲裘之假借；御覽六八九引  
作裘。○蹠，音隻，之石切，<sup>五</sup>至也。

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噓○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

○成荆，亦古勇士。史記范睢蔡澤列傳，呂覽論惑皆言成荆古勇士，荆亦作慶。

○噬音濫，盧噭切。

暮行逐利，煩挾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sup>○</sup>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sup>○</sup>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sup>○</sup>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喻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卽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仕〕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者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

<sup>○</sup>纂，祖管切，〔卫又弓〕繪也。<sup>○</sup>言羊裘敗解而不堪用也。<sup>○</sup>言向竈火以取煖也。

人溺，尙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曰：「趙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 道應篇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知道之數乎？』」無爲曰：「吾知道。」又問於無爲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曰：「吾知道。」又問於無爲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

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

○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齊二水名。○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白公與孔子問答之語，又見

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口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

○見老子第七十章。

○惠子，惠施也。惠王，梁惠王也。

○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

○惠施事又

見呂覽淫辭篇。

○見老子第五十七章。

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裔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 石乙。  
| ①田駢事見呂覽執一篇。②語見老子第十四章。③白公勝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石乙，左傳作石乞。

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④

鬻缺問道於被衣。⑤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憲乎？⑥若新生之犧，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鬻缺繼以讐夷。⑦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真其實，不

○見老子第九章。○無卹，襄子之名，庶出，故曰賤也。

○趙簡子事又見說苑建本篇。○見老子

第二十八章。

○鬻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

○憲，丑用切，「ニメ」，憲也。

○讐夷，熟視不言貌。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取尤左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

也。古者縣門下，從上引之者難也。  
○齧缺輿被衣之間答，見莊子知北遊篇。○見老子第十章。○翟之二邑。○杓音的，都歷切，引

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sup>○</sup>

惠孟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不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sup>○</sup>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

<sup>○</sup>見老子第四章。  
<sup>○</sup>四累猶言四倍也。

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  
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  
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麌。<sup>③</sup>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驅  
驅。<sup>④</sup>取甘草以與之，麌有受害；蛩蛩驅驅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  
曰：『夫代大臣斬者，希不傷其手。』<sup>⑤</sup>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

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

『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

○惠孟事又見呂覽順說篇與列子說符篇；惠孟作惠蓋。

○見老子第七十三章。

○麌，居月切。

○蛩蛩驅驅，音虫虫巨虛。

○見老子第七十四章。

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sup>③</sup>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惰；以惰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懦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制無割』見老子第二十八章。『致數與無與』見第三十九章。

○教順，教訓也。

○見老子第

五十二章。<sup>④</sup> 見老子第九章。

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之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輶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全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四以言其能包裹）

（○燭，炬火也。）

（○文選嘯賦注引此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清且閑，粗布衣兮縕縷；

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言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也。）

（○見老子第二十五章。）

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見老子第十三章。文稍異。

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在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

○公子牟事見莊子讓王篇與呂覽審君篇。

○「知和」等四句，見老子第五十五章「用其光」句見

老子第五十二章。

○楚莊事見呂覽執一篇。

○見老子第五十四章。

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郤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

○苦急意也，甘緩意也。○見老子第一章。○子罕事見韓非外儲說右篇，又見韓詩外傳。○見老子第三十六章。○周塗猶大路也。

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故知者不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畱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

○王壽事見韓非喻老篇。

○見老子第五章。

○疏，徒跣也。

○方皇，水名。

○見老子第三章。

○餕音俊，「」食之餘也。

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

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王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一）釐負羈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及二十八年。

（二）見老子第二十二章。

（三）先馬言走先馬前，卽

上文所謂身爲臣也。

（四）擒吳王夫差於干遂也。

（五）見老子第七十八章。

（六）趙襄子事見新序雜

事及韓詩外傳。

（七）見老子第二十二章。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以○供共儕，纏繆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sup>四</sup>

○言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

○以猶與也。儕繆言負荷繩索也。儕，通作擔。繆音墨索也。九方堙，列子

作九方皋。

○九方堙事見列子說符篇

○見老子第四十五章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之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治人之所本，去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哉！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

○須猶待也。○屈宜若事見說苑指武，權謀篇。○見老子第四章。

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

○見老子第七十八章。

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七章。○踰之，謂克勝之也。」

○子韋事見呂覽制樂篇，新序雜事篇，史記宋世家等。○見老子第七十八章。○見老子第二十

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於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

○見老子第二章。○圍原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窈兮冥兮」四句見老子第二十一章。

「美言」二句見老子第六十二章。但今本老子文微異。

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sup>(四)</sup>

大司馬捶鉤者，<sup>(五)</sup>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

○公儀休事見韓非外儲說右下篇。○「後其身」四句見老子第七章。「知足不辱」二句見第四十四章。○孫叔敖語見列子說符篇。<sup>(四)</sup>見老子第三十九章。<sup>(五)</sup>言大司馬之捶鉤者，捶之累切，（分久已）鍛擊也。鉤，鉤也。<sup>(六)</sup>捶鉤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道者同於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sup>○</sup>之乘，玄玉百<sup>丁</sup>，玗<sup>○</sup>大貝百朋，<sup>④</sup>玄豹、黃羆、青犴<sup>⑤</sup>，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

○見老子第二十三章。  
○騶虞，白虎黑文，性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玗也。玗音覺，<sup>△</sup>一也。  
○二貝爲一朋也。  
○犴音寒，河干切，<sup>△</sup>胡地野犬也。

○二玉爲一

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有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見老子第二十八章。○成王事見說苑政理篇。○見老子第二章。○盜跖及其徒之間答見莊子胠篋篇。○見老子第十九章。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郤。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轡，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夕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技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

○齊備也。音躋，牋西切。（下二）

○見老子第二十七章。

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

○薦，先也。

○顏回事見莊子大宗師篇。

○見老子第十章。

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

○穆公伐鄭及殽之戰，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見老子第七十一章。○見老子第五十二章。○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蒙穀，山名。

而玄鬢，〔淚注〕渠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儻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寃奧也。○若我南游乎〔岡〕，○寘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關鴻濛之〔先〕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則晦，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之能〔之在〕至。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

○渠，大也。○倦，依也。○渝，解也。○籥，音拳。笑露齒也。

○言此地尙見日月列星之光。○

言我所游不名之地，以比若（指盧敖）所游者，則若猶游於寃奧耳。寃奧，室內也。

○汰沃，四海與天

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心極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季〕孔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孔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孔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孔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孔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極治，不怡也。○壤蟲，蟲之幼也。○見莊子逍遙游篇。○孔子，子賤也。○子與宓聲相近，故可用。○巫馬期，孔子弟子。○統音問喪服也。○見老子第十二章。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鎧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

○罔兩，影外之微陰，景卽影。○扶桑，日所出之木。言扶桑受日光而炤宇宙也。○見老子第四十  
三章。○光耀與無有之間，答見莊子知北遊篇。○見老子第四十三章。○策馬捶，其端有針以  
刺馬，謂之鎧。倒杖策，故鎧上貫頤也。鎧音轂。（出又廿）。

曰：『顧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鍊。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sub>（一）</sub>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sub>（四）</sub>於師。明日往朝，師望<sub>（之）</sub>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予以秋駕。』

○見老子第四十七章。○柴，守護之也。○見老子第二十七章。○秋駕，善御之術。

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荆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夾繞其船。佽非謂檣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敦然瞑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哉！不以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尹需事見呂覽博志篇。○見老子第十六章。○佽非事見呂覽知分篇。

焉。」<sup>○</sup>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又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sup>○</sup>失從「心」之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齟其指，<sup>○</sup>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慎子<sup>四</sup>曰：「匠人知爲門，不能以「門」閉，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開。」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轍，畱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畱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之，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扶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

○見老子第七十五章。○淳于髡事見呂覽雜謂篇。○倕（音垂）堯時巧工，周人鑄鼎畫像，鑄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不尙大巧爲也。○慎子名到，齊人。

謂「筦子」所謂「梟」鳥飛而「維」準繩者。○灑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駟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言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蓋以喻大人之行也。○見老子第五十八章。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歎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爵，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厄。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子第十八章。  
○見老子第五十八章。  
○舉白，進酒也。  
○浮，罰也。  
○酌，飲酒盡也。子胥切（平一爻）。  
○見老子第五十八章。

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  
〔代〕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謂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  
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  
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  
令無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  
其〔督〕鑿而載之〔木〕，尤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  
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  
使民不勞。』

○見老子第十五章。  
○免耳目鼻口也。  
○道令，猶言導使也。  
○鑿，音謀。首鎧也。  
尤，卽鶴字，鶴音聿，又音述。

以賣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sup>○</sup>

<sup>○</sup>見老子第三十七章。

## 詮言篇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①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有蟲，謂之〔分〕方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反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者也。②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③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戶，<sup>④</sup>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

①太一，元神，總萬物者。  
②不物之物，恍惚虛無。

③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  
④戶主也。

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訶，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sup>○</sup>羿死於桃棓，<sup>○</sup>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鰐狹之捷來措。<sup>○</sup>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

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sup>○</sup>其

<sup>○</sup>王子慶忌，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sup>○</sup>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按說山篇云：「羿死桃部。」高注謂桃部地名也。與此說異。或謂說山篇注乃高註，而此篇則許註也，故不同。<sup>○</sup>措，謂繩以絆繫之也。<sup>○</sup>滑，亂也。

〔調〕和〔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爲，不可以慧識，不可以事治，不可以仁附，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沈，有游數，雖羸必也。〕

〔謂物莫能亂其天和也。〕〔詹何〕戰國時人，善術數；一日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牛也，而白題。」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遊數，疑謂遊術也。〕

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

○去載，去浮華載於心者也。載亦訓飾，兵略篇：「載以銀錫」注載，飾也。○廣成子，黃帝時人也。

○言強者能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己同等強者，則必格門，而勝負未可知也。

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

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

○出於己，謂優於己也。柔勝優於己者，言以不戰而勝人也，故其力不可度。○筋同筋。○四世謂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也。

○厭持也，搔勞也。

○方船，並船也。

○忮心，褊狹之心也。

○持舟楫者，

謂近岸爲歛，遠岸爲張。

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得，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

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sup>○</sup>也；禍之至也，非其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通而弗矜<sup>○</sup>；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sup>○</sup>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sup>〔無〕</sup>未得，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已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

<sup>○</sup>攘，卻也。<sup>○</sup>矜，自伐其功也。<sup>○</sup>以古與已通用。

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sup>○</sup>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剗<sup>○</sup>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殲<sup>○</sup>；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sup>○</sup>，故道不可以勸<sup>〔而〕</sup>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sup>⑤</sup>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sup>○</sup>者弗迎，去者弗將<sup>○</sup>；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sup>〔善〕</sup>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sup>〔旁〕</sup>奇禍，外無<sup>〔旁〕</sup>奇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

○固，必也。治未固于不亂，言爲治未必不亂也。<sup>○</sup>剗，寸臥切，（ㄘㄨㄢˋ）砍也。<sup>○</sup>言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敗於殲也。<sup>○</sup>言楚昭王勝諸夏而爲吳敗於柏莒。（左傳作柏舉）<sup>⑤</sup>常尚也。<sup>○</sup>設備猶言預備也。<sup>○</sup>將，送也。

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責，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循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其能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賢，則治不〔修〕循故而事不〔須〕順時，治不〔修〕循故則多責，事不〔須〕順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

○帝，指天天卽自然也。

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則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璽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繫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身，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循其理則巧無名。故

○更償也。

○鑑鏡也。

此言人舉己之疵，則必怨其人，鏡照見己之醜，則反讚美鏡，以爲此鏡善也。

○言人能接物而不有好憎，若鏡之於形，則免於累矣。

○貿亂也。

公孫龍善辯，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亂名也。

○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俱不曲，故子產以爲亂法而誅之也。按呂覽雜謂

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尸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尸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賣矣。」』此亦足見鄧析之巧辯。

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撓邪巧則正塞之也。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鐸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

④陽，善也；陰，惡也。或說陽，喜也；陰，怒也。

釋外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斂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

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卽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者，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座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

○三官三關也。謂食視聽也。  
○瘞，音昨禾切（ワメ）小腫也。

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  
〔因而〕自不生，豈若憂瘕〔疵〕瘤？之〔與〕興，壅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  
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瑣，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  
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  
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  
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  
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任智則人與之  
訟，「在」任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

○瘦，音賈，舉下切。（四一）腹中積塊忽聚忽散者曰瘦。瘤，所晏切。（戶弓）腰腹疼痛之病。  
之鼎，大足受一牛之鼎也。○瑣，玉充耳也。音他甸切。（去一弓）

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則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藏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設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己而足，無形，物來而後有形。○行道之人，指以爲期也。

○此言不能使人智力不若己，但能使人不能以智力加於己。○言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

物，○不爲人贊，○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爲能勝理。○而〔爲受〕無愛名，名興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焉。○可以託天下也。

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逮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

○已指山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非爲百姓故生萬物也。此以山喻有道者。○贊古送切，《

ㄨㄥ》通貢。○勝任也，理事理也。○寄同奇，猶言反常也。○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爲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道應訓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逮讀作劇。劇於事，謂勞於事也。

○言禍福皆已所招。

則憂，中未嘗平，〔持〕鑿○無所監謂之狂生。

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怨懺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搏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投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駟○者不貪最先，○投得其齊，謂投箸也。○駟音胄，競馳也。

○鑿古握字。

○屈奇猶瑰異也。

○言非所樂也。

○言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爲也。

○牟猶謀也。

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sub>〔膾〕</sub>膾<sub>〔膾〕</sub>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sub>〔○〕</sub>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戶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sub>〔○〕</sub>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sub>〔○〕</sub>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

<sub>〔○〕</sub>穀，俎實也。膾，豆實也。穀爲牲體，卽全性；膾爲有骨醯，膾人移切。<sub>〔曰又云〕</sub> <sub>〔○〕</sub>言百畝之田，一夫一婦守之也。 <sub>〔○〕</sub>言雖弗能，亦無虧於事也。 <sub>〔○〕</sub>言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

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sub>下</sub>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謔，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言從旁而決之者，非智於相爭之二人也，以其未嘗加入爭也。○行成獸，說者不一。高註：「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言「有謂」是高亦疑之也。洪頤煊釋爲「有迹可法」，殊不妥。俞樾疑獸乃獻字之誤，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蔣超伯引泰族篇「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成軍」，謂成獸成文，指習舞之容，并謂「可以將少」應作「可以愉舞」，然於成獸之義仍未詳。

○堤謂瓶甌之底也。

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心有憂者，〔筐〕匡牀〔衽〕葢席，弗能安也，蔬飯爛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

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溉〕，概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饋進食也。○憫憂有所在也。○度，懶也。所鳩切，（云又），概感貌。又介介於懷也。○方，道也。鄉方言向於道也。

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大〕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卒必〔調〕絢。○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乃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

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上，先藿葷，○樽之上，先玄樽，○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穧，丁么切。多也，大也。○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也。○言舉其著稱者也。○侵，今凌漸也。  
○先藿葷，謂先以藿葷也。藿，胡官切，葷族也。○樽，酒器所尊者玄水。○泰羹，不調五味也。

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轉，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sub>熱</sub>，大熱暑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定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

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亦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亦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荒芒上古時也。言從己身死後以至天地之無窮。滔，長也。御覽引此，雜卽作帀，而又引注曰：一帀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

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一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不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形〕從，形勝神則〔神〕窮。二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浮游△卽蜉蝣。○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

## 人閒篇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總一筦，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輒，○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燒焚。〔煙〕燒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蹠於山而蹠於蛭。』〔蛭〕五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切。○知，讀爲智。下三知字同。○爲與謂同義。○蟻，同輕。○突，竈突也。熛，火飛也。○蹠，音賴。徒同切。〔云又〕蹠仆也。蛭，蟻封也。晉迭徒結切。〔勿一ㄔ〕

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sup>○</sup>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愈跗<sup>○</sup>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自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

○惓，劇也。音權，達員切，（「」）<sup>△</sup>云。

○扁鵲，戰國鄭人，姓秦名越人，名醫也。愈跗，<sup>△</sup>羣書治要引作愈夫，

黃帝時醫。史記、扁鵲列傳：「醫有愈跗。」應劭注曰：愈跗，黃帝時醫。周禮有「榆跗」，韓詩外傳有「踰跗」。

揚雄解嘲有「臾跗」，並卽愈跗也。

雍之間，<sup>○</sup>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sup>△</sup>且死，<sup>○</sup>謂其子曰：『吾則<sup>○</sup>死，<sup>△</sup>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sup>○</sup>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sup>○</sup>越人穢，<sup>○</sup>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法，功臣二世而〔爵〕奪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縕，<sup>○</sup>威服四方而無所謔，<sup>○</sup>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sup>○</sup>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大失也。<sup>○</sup>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sup>○</sup>广，痾也。古疾病字止作广。（卽今疾字）广且死，卽病且死也。<sup>○</sup>則，猶若也。<sup>○</sup>鬼，好事鬼也。<sup>○</sup>穢，祥也。音機。<sup>○</sup>縕，屈也。音屈。<sup>○</sup>皆晉大夫。

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

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顧，○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

○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

○申叔時，楚大夫，莊王已滅陳，從申叔時之言，乃復之。

○莊王因以稱霸於天下也。

○陽虎，季氏之臣也，專魯國之政。

○伯，迫也。迫顧，言舉劍將自刎也。

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友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戰鬥者也，不傷者爲縱之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疾。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sub>恤</sub>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

○言刺破衣袂，刃且及於腋也。

○言素與陽虎無交。

○晉厲公也。

○晉人射恭王中目。

溫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人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人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以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嚦。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嚦，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

○渴，音渴，於歇切。〔厂〕，傷暑也。○循，音循，之假字，据《音韻》尸ㄨ」撫摩也。○魯大夫。

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麌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植耳，竦耳而聽也。

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輔，〔輪〕輔依於車，車亦依〔輪〕；輔虞之與虢，相恃而〔勢〕存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

○荀息晉大夫。○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禱嘗，祭宗廟。○秦始皇名政，生於趙，故曰趙政。

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昔者宋人有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言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居數月，

○解同憐。

○言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

○楚莊王時圍宋八月。

○復明也。

○謂近時也。

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控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或直於辭而不〔害〕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周于事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周合也。不周於事，言不合於事也。○或曰：宋大夫。○均然，高壯貌。均丘羽切。○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

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𧆇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不而〔不〕安，患結不

熙，戲也。

○三國，韓、魏、趙也。

○括子，牛子，皆齊臣。

○無害子，亦齊臣。

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周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兩而字皆作能字解。言國危而不能安之，患結而不能解之，則何爲貴智乎？○周合也。』

以詐僞遇人雖〔愈〕○渝利，○後將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先○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武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

○渝，古偷字。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先，蘇佃切，先之也。○武士，淮南一書通稱士爲武。

談乃報襄子。至其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何以明之？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仕子治鄴而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如其道而行之也。』

○此下所引二語，見老子章六十二。此處君字疑爲老子之譌。

○西門豹，魏文侯臣。

○變道，謂變更。

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服輦載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工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夏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又伐林而積之，負輶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人，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

○服，駕牛也。輦，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謂或駕牛，或挽車，載粟而至也。○解扁，魏臣，治東封者。

『鼓之晉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穆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之後也。○三率三帥也。卽白乙，孟盟（孟明）西乞。

○餽聞倫晉人。晉大夫，鼓之地方吏也。言聞倫識此人，故可不戰而下也。○武士也。後佞猶言從佞人。

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故仁者不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及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脩，長也；短，也。音詘。

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

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委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

○言遣人游說於王之側也。

○鬪，音計，吉器切，（四一）氍毹之屬，織毛爲之者。

三 緋，音癡，抽知切，

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

○糲粢，稻餅也。音勵咨。糲，米不精也。粢，六穀之總稱。

反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攫剗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

○離朱明日，攫剗○同掇，敏捷善拾，二人相傳皆黃帝時人也。

○舊注，忽悅亦黃帝臣，善忘之人。

○莊子篇所載，爲此文所本。莊生特爲寓言耳，未必攫剗忽悅等固有其人也。○百射，百回射之也；每射戒慎，是重戒也；喻每事不懈也。○墣，音樸，匹角切，○又土塊也。○齊簡公也。

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sup>○</sup>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sup>○</sup>魯昭公曰：『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sup>○</sup>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sup>○</sup>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

<sup>○</sup>郈音厚，很口切。<sup>△</sup>又介其雞，言以芥菜子塗其雞翅也。一說介者，作小鎧著雞頭也。<sup>△△</sup>金距施金芒於距也。

<sup>○</sup>傷之猶毀譖之也。<sup>○</sup>魯齋於襄公之廟，用六佾之舞，今僅二人，知餘者皆爲季氏盜用矣。

或曰：二人當作二八。古者八佾之舞以八人成列，一列八人，故列亦稱八。二八者，二列也。季氏大夫，

當用四佾。襄廟用六佾，今季氏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

廟僅存二佾，卽二列，故曰二八也。<sup>○</sup>三家，謂孟氏、叔孫、季氏也。

生者，始於雞〔定〕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喙〔剖〕朴梁柱，蟲蟲走牛羊，此之謂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餅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姬弗聽，公怒，歸之。蔡未之絕之。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齊乃太公呂尚之後，無呂，謂無呂氏也。○楚大荆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

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唐有萬穴，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援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箠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旣成也，則奮翼揮櫶，○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翹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

○穀六翻之末也。音彗，胡桂切。（厂乂）本作穀。

○赤霄，飛雲也。

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sup>○</sup>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秦牛缺<sup>○</sup>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筭，<sup>〔拖〕</sup>拖<sup>○</sup>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sup>○</sup>杭同航。<sup>○</sup>牛缺隱士。<sup>○</sup>拖奪也。徒可切。<sup>○</sup>去也。

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鑿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蟬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鑿，音契苦計切。○西嘔，越地。

○錄同錄，錄圖猶言識圖也。傳者圖中之註釋。

○脩城即長城。劉安避父諱，故凡長字均改爲脩字。

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剗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轂，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鵠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正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唯。折唯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唯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刻，以冉切。（一）刃，銳利也。考，成也。

○箕會，以箕於衢會歛。

○戲，地名，在新豐。

○扶枝，旁枝也。

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sup>○</sup>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於東野馬失，<sup>○</sup>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sub>子貢往說之，〔卑〕畢辭而不能得也。</sub>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露以和〔路陽局〕。<sup>○</sup>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sup>○</sup>倪說，宋大夫。<sup>○</sup>失佚也。<sup>○</sup>延露，鄙歌曲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周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中菽、杜葩，○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

○皆香草也。○瀦，臭汁也。思酒切。（ム一又）。

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喚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可行，非其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謫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徑。○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

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帛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

○徑，<sup>△</sup>行也。

〔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闈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詛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奸而塞於大道也。

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河〕江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

○單豹、張毅事見莊子達生篇。

○荆佽非事，已見道應篇。

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喝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畢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

○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葬以五大夫之禮。○哀喝人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一說楚人謂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者爲樾，字亦作越。

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sub>○</sub>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  
○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  
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  
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  
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sub>○</sub>  
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索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  
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  
海，孰<sub>○</sub>〔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  
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

○楚邑。

○辯次第也。言次第擊劇之賞罷勞如有等也。

○魯哀公也。

○孰，何也。

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謹；少與人處則悲；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謂依以進身也。○卜朝吳之吉凶也。○報猶諾也。

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餚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擊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士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

○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矜於天下，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踰足。○矜勢也。○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字疑本作服，（服古字與般字形近而誤，般復誤爲盤也。）服者負之假字。服罪威王而出奔，言負罪威王而出奔也。○刑者，謂子發也。恩者，謂昔受刑而感恩之人也。襲出其不意而來。

而怒，曰：『子發〔視〕親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憎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隱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彌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植睹，一說豎尾也。一說睹字當作耆，耆卽耆也，背上蠶也。植耆者，言狐怒而背上毛直豎耳。

## 要略篇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sup>○</sup>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sup>○</sup>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倣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脩務，有泰大宗，<sup>△</sup>事本也。

<sup>○</sup>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sup>○</sup>才字古與哉通。

<sup>○</sup>

族也。

原道者，盧牟<sup>○</sup>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sup>○</sup>，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瀲<sup>○</sup>濟<sup>○</sup>，漬<sup>○</sup>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sup>○</sup>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似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坪<sup>○</sup>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sup>〔迴〕</sup>迴<sup>○</sup>造化之母也。

○盧牟，猶規模也。○軫，道畛也。○瀲，漬音尖子廉切，<sup>〔平一平〕</sup>漬也。○耦，通也。  
○贏，繞匝也。坪，摩煩也。○迴，亦通也。通迴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譜龍。○基督教也。音忌渠寄切（四一）。○擣取也。音喬，巨天切（四一幺）。○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

以穿通窒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立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襄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

○與，如也。○樽，止也。流遁，披散也。

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氾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搘擗呴濡之鄙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

○綵，高注，「紩煞也。」不明其旨，疑有脫誤。繚字音義未詳。或疑作縷（帥駿切），衣破也。（繚字通常讀若菜衣聲也。）○搘拭也。音尖，將廉切（平一弓），拂塞也。奚結切（厃一𠥑），呴濡錯梧也。呴汝移切（互一齟，音虞元俱切），郤隙也。乞逆切（乞一丐），郤本字。○施邪也。

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sup>○</sup>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sup>(失)</sup>擊危，<sup>○</sup>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sup>(細)</sup>紐，說<sup>(捍)</sup>擇搏困，<sup>○</sup>而以明事埒

<sup>△△</sup>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

<sup>△△</sup>擊危，猶言達礙也。

<sup>△△</sup>墮解也。擇同釋搏困，卷束之名。

事者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sup>壇</sup>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齷毒者也。

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昧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sup>壇</sup>傳也。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sup>○</sup>清平之靈，澄徹<sup>○</sup>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sup>○</sup>，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sup>〔氣〕</sup>心抱<sup>〔天〕</sup>心地氣，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sup>○</sup>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煥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sup>○</sup>，則不知<sup>△</sup>節<sup>△</sup>舍<sup>△</sup>也。<sup>○</sup>澄清也。<sup>○</sup>澄別清濁也。<sup>○</sup>嬰，繞抱也。<sup>○</sup>著，或作蒼著，藻之葉細如絲者。音窮，巨殞切，（四口七）。

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

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頽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

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擣○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甘，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燶，○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

○擣，同擣，又作搨取也。居運切。（𠂔）○此狀其詞之曲折而廣博也。壇卷連漫，亦可云連卷壇漫；連，卷長回貌；壇，漫縱逸也。汰，達也。○捭，屏去也。音擺，補買切。（𠂔）○燶者，寃之假字；本經篇註云：寃，不滿密也，卽燒字之義。挾讀爲夾，周匝也。

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澗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摶笏而朝，以寧靜。

○康梁沈澗耽樂也。

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橐〔垂〕畱○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倪，簡易也。音脫，他活切，〔云又〕。○久服，言居喪久也。○橐，謂盛土籠也。倫追切，〔ㄌㄨㄤ〕。亦讀如螺。雷，今之鍊也。○別，洩去也。言河水播歧爲九以入海也。○攢，排去也。丘愧切，〔ㄎㄨㄟ〕。○扢，拭也。古忽切，〔ㄎㄨ〕。○閑與簡同。簡服，謂三月之服也。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sup>○</sup>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sup>○</sup>朝用三千鐘贛，<sup>○</sup>梁邱據<sup>○</sup>子家噲導於左右，<sup>○</sup>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情連與<sup>○</sup>〔國〕約重致，<sup>○</sup>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sup>○</sup>韓晉別國也，地墩<sup>○</sup>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sup>○</sup>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族聚也。

○响，雉鳴也。音許，匱於切，〔丁〕。

○十斛爲鐘贛，賜也。言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

○二人景公臣。○連與猶今言聯盟國也。

○致讀爲質劑之質，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蓋卽

今之券書也。

○墩音敲，丘交切，〔ㄅ一ㄤ〕。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德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吟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窪。

○淮南王自謂其書也。○儲與猶攝業也。○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覽，言小大靡不覽也。○楚人謂淳濁爲吟挈挈苦結切（々一廿）。

# 學 生 國 文 叢 書

編 輯 主 幹

王 岳 嘉 朱 經 農

詩荀韓莊孟管淮墨禮  
春秋公羊傳文史通義後漢書記子子子子子子  
非子子子子子子

繆天綬選註葉紹鈞選註唐敬杲選註沈雁冰選註  
唐敬杲選註繆天綬選註沈雁冰選註葉紹鈞選註  
計碩氏選註章錫琛選註莊適選註

一冊一冊一冊一冊一冊

定價六角定價七角定價六角定價五角定價六角  
印 刷 中 印 刷 中 印 刷 中 印 刷 中 印 刷 中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HWEI NAN TZ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Y. P. SHEN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March, 1926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學生國學叢書) 淮南子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沈雁

本叢書編輯主幹

朱王沈雁

發行者商務

經岫

總發行所商務

上海棋盤街中書館

分售處商務

新嘉坡農廬冰

長沙 貴陽 長治 常德 衡州 張家口 成都 香港 重慶 新嘉坡 廈門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評註

# 諸子菁華錄

我國古書。經史而外。以子籍最爲廣博。古今各家學術。悉萃其中。但以卷帙浩繁。文字奧衍。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本館特聘江陰張之純先生編輯。是書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兵家之次序。共選十八種。就原書擇尤採錄。詳悉評註。並細加圈點。讀者得此。可以參考。可以自修。誠文學之寶筏也。合購全部。定價三元。分冊價目列下。

晏子春秋	荀子	二角
賈子新書	春秋繁露	二角五分
揚子法言	老子	一角五分
管子	韓非子	一角五分
列莊子	尸佼	一角
淮南子	鷗冠子	一角
管子	南子	一角
商子	子	一角
君子	子	一角
子	子	一角
書子	子	一角
春秋子	子	一角
孫子	子	一角
呂氏春秋	子	一角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